



迎战。我们的布防地段是以东北两门为主，左右展开与两边友军相接；南门和小南门是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直属临邛大队余怀清防守；西门是警卫连防守；石坡区队的指战员由你率领上城指挥。邛江区队部分指战员也同我们一个防区，整个县上作战指挥由独立营政委祁安乐负责。”

5点，我们全副武装到达西较场。何砚耕同志向全体指战员介绍祁政委后，祁作了简短激昂的战斗动员，我们马上奔赴以东门城楼为主的作战防区，按大队分段，以三人为一战斗小组分布战区，进入战斗准备。

我们并向祁政委反映：“整个上城的游击队指战员只有两百来人，我们的骨干力量和精良武器，大部分派到各区征粮工作队去了。上阵人员武器低劣，请予增添。”不久，祁来通知，叫我们到公安局找何日明局长补充枪支弹药。我率领队员到公安局，何说：“打开库房，任意挑选。”

库房一开，满屋是任意乱放的枪械弹药。巡视一下全是收缴国民党残兵败将的械弹，因时间关系无暇整理。我们按其所需，按力能负，带入阵地。全体指战员高兴已极。因我们能使用的武器——机枪、冲锋枪、手枪、步枪和手榴弹，全部满足了大家的需要，大大增强了我们必胜的信心。

晚饭是送到城墙上吃的。菜是回锅肉加红萝卜汤，大米饭随舀。对于我们这支农民武装说来，这伙食已是相当不错的了。

肚皮填饱了，械弹充足了，加上高两丈的石城，指战员皆临危不惧，屏息、固守。崃山支队保卫邛城临时指挥部成立，设于东门城楼。

下午7时，五个城门全部关闭，晚上实行宵禁。



2月10日

今天凌晨3时左右，临邛城小南门外，三颗彩色信号弹划破黑色的夜空。接着密集的枪声在小南门方向响起，围城的叛匪开火了。

守卫小南门的是临邛大队的王树云等指战员。在黑暗中便以机枪、步枪和手榴弹向叛匪猛烈还击。叛匪得知小南门有备，且火力较猛，便向正南门方向涌去。由于小南门的枪声，惊起了守卫在城墙上的全体指战员。我们深知：眉山军分区邛崃警卫连只有一连的兵力，护城的游击队员也不过200人左右，敌众我寡，虽可凭险却敌，却不能稍有疏忽。当叛匪转到正南门开枪攻城时，又遭到我临邛大队主力的有力还击。这正是需要我打出威风，显示武器精良、士兵勇猛，给敌以威慑力量的时候。于是所有机枪、步枪向匪徒们猛射，手榴弹则像雨点般地在敌人头上开花。正南门的枪炮声，正像老百姓过新年放鞭炮一样，一直延续一个多小时。数名匪徒被击毙于城外。

天色微明，我们正庆幸东北两门没有叛匪来攻时，忽然警卫战士报告说：“叛匪来了！看，他们借牌坊掩护，一跑一蹲地扑向城门来了！”区队长余恒章一望说：“莫慌！敌人靠近渔桥才打！”我方机枪射手们扣着扳机，其他战斗员进入战斗岗位，每人面前至少有10多个手榴弹已揭开了盖子，而在手中的早已扯出了拉线。当一群匪徒向我城楼靠近，直冲渔桥时，我方机枪猛烈横扫，手榴弹在渔桥及护城河外轰鸣，敌人抱头鼠窜，而城门下手榴弹爆炸的浓烟，随风吹上城楼，刺激着我们的咽喉，雷肇鉴和我不断地咳嗽。天色渐明，城外房舍田野，已能清晰地看到，叛匪又借着东门外的几道牌坊，边跑边躲向东逃遁。

当我们正抗击东门叛匪时，背后的大全烧房内（今文君酒



厂），有人向我们放了两声冷枪，则无动静了。

10点钟过后，叛匪的攻击停止下来了。城内顿时显得寂静，居民们却暗自惊慌。

在县政府内，县委领导召开了军事紧急会议，当即作出三个决定：

（一）宣布全城戒严。五个城门，青壮年只许出，不许进，同时对嫌疑人员进行搜查。

（二）从警卫连抽派人员组成巡逻队，昼夜巡防城内街道，对嫌疑人员进行盘查、拘捕。

（三）在护城指战员和军政人员中秘传“口令”，凡遇带枪人员回答不出“口令”者，则开枪射击。

下午，三个决定在城内贯彻执行。

重要情报不断传来：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名、雅、邛支队第三大队副指导员杨家寿和崇、大、新支队五面山大队队长谢绍华、左大章和队员左永兴等，在向邛城集结途中，行至土地坡被大通乡叛匪袭击包围，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名、雅、邛支队江泽民部机智地越出重围回到城内；大通乡仓库内数十石大米被匪徒抢劫一空；北路叛匪抢劫了桑园仓库和场上居民。

邛崃匪特全面叛乱，数千名匪徒围攻邛崃县城。

2月11日

今天，全副武装臂戴红袖套的巡逻队员，巡逻于大街小巷，并将一些青壮年劝斥回家，嘱其少在街上行走。这一行动使城内暗藏匪徒坐卧不安。他们不便像以往身带手枪，四街横行串联了，因为这些暗藏的匪特不知我们的“口令”，且有随时被查被捕的可能，更不能像以往那样在游击队里和群众中鱼目混珠。他们感到十分惶恐。有一些狡猾的匪徒带的手枪放在城内同伙处，乔装打扮混出城外与匪徒互通情报，因无确凿证



据，护卫城人员只好让其出去。

城内暗藏的匪首也不敢随随便便往来、明目张胆了，但他们还在做“破城掌权”的美梦。

下午，东街邛崃川剧场内，楼上楼下，座无虚席，虽是数九寒天，而场内沸沸扬扬，人头攒动。县上军政要员、民主党派人士、各界爱国知名人士以及留城的区、乡干部和武装队长等，济济一堂，正在听周仲达政委作“邛崃匪情状况”和“现在采取的措施”以及征求平叛意见的报告。到会者有少数对局势存在担心，而更多的是持积极态度，认为叛匪虽众，却是胁从者多，呼啸而起，不堪一击，只要我们上下一心，坚决抵抗，坚守待援，大军一到，则匪不战自溃。首先要团结一致，奋勇当先，坚决还击；其次急电求援，迎战自保，县城是危少安多；县城解围后，再从长计议。会后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确定了方针，增强斗志，也使民心稍安。

下午，东门城外街道，实行戒严后，已少有行人，只有极少挑葱卖菜妇女人城，以解决城内居民所需菜蔬。忽然，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向城门走来，我们急命将城门全部关闭，观察情况。为首的数十人不断举手高喊：“我们回来了，我是公安局的裴增万，城上是哪个守城，请快给我们开城！”我们在城上细看，人群中还有我崃山支队直属大队的武装人员。询知：众多的青年男女乃是在成都招收的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的学生，在来邛途中遭到羊安乡、泉水乡、高埂乡、固驿乡、前进乡叛匪的包围袭击，在我征粮工作队的干、警和新津县派出的一个工兵营的护卫下，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边战边走，方才到达东门城外。我们立即开城让进，并得知在战斗中，我方牺牲近10人，受伤20余人，西干校校部所带物资和大多数学员行李皆被叛匪劫去。



2月12日

今天上午10时左右，叛匪在文笔山以迫击炮向城内轰击。一发炮弹落在南门上龚家，当场炸死4人，受伤2人。另一发炮弹在天庆街口爆炸，伤居民2人。还有一发炮弹落在文庙大殿屋顶，将大殿屋脊炸坏，幸未造成伤亡。

西路匪首周允恭、叶瑞廷率众攻击西门。少数匪徒，相当猖獗，妄图以竹梯登城。在我警卫连战士奋击下，匪徒丢下三具尸首，狼狈逃去。

东门城门外，匪徒不断地向附近农户集结，我方以步枪火力击溃了匪徒。双方有零星的枪声。匪徒不敢贸然进攻。

西门方面时有零星枪声，唯北门沉寂。

敌人的炮弹在群众中造成的伤亡，迅速在居民中传开，群众相当恐惧，都怕敌人的炮弹落到自己的家中，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更难预料的是邛城是否可保。今天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六，接近年关。“提早过年”便在群众中普遍传开。

中午时候，北街住的游击队战士赵德熙在东门城楼找到我说：“丕菜老表，今天中午我家请你吃年饭，走！我同你一道。”我说：“还没过年嘛，咋就吃年饭？”他说：“大家都说兵荒马乱的，提早过年，把过年货都吃在肚里稳当些，晓得以后会怎样！”我便和赵一道去了。

饭后，我俩一道向东门城楼走去。刚上城楼时，我叫他到东门城楼，并说：“余恒章、雷肇鉴等都在那里，那里防护掩体坚实些，我到东南城缺处防守。”

中兴大队长何明先在城缺处正以歪把机枪向叛匪扫射，打得非常起劲。我说：“我来掌机枪，你去休息一下。”他坚持不允。我俩相持不下。正在此时，区队长余恒章大步过来，还隔很远的地方就说：“丕菜，快去通知赵家，德熙打死了。”我



说：“错了吧！他刚同我一道上城墙来的嘛！”

他说：“真的打死了。”接着说，“他在城楼中间，我和肇鉴在他两边，敌人从东安乡公所的楼上向我们放冷枪，啪啪两声，打中了赵的头部，他就倒下去了。”

我快步走到北街，通知了赵家。这是我部防守东北二门第一个牺牲的战士。亲戚加战友，心情非常沉痛，我带着沉重的脚步上东门城墙，接过何明先的歪把机枪瞄准匪徒愤怒地猛射。

入夜，天空下起微雨，湿透衣衫，我护城战士，被薄衣单，北风呼啸，同志们不免耸肩缩手，但精力充沛，监视着四周的动静。

2月13日

西路叛匪叶瑞廷匪部占据西门外瑞云街的碉堡。该堡是砖石结构的三层建筑物，比较坚固，顶楼高于西门城墙，叛匪在上、中两层架设机枪，与我防守西门的警卫连形成对峙。匪徒的机枪不时向我西门城楼威胁射击，我们以机、步枪猛烈还击，阵阵的枪声，加剧了城内居民的恐惧。警卫连乃组成一个炮兵班，对匪徒施以猛烈炮击，炮弹在碉堡附近爆炸不停。因炮兵射击欠准确，致使叛匪龟缩于碉堡内，不时向城楼放枪。

东门外的叛匪，三五成群，借着东门外的七八道石牌坊，不断向我城楼射击，并借火力掩护越过牌坊，逐步向我逼近。我方亦组织机、步枪还击，但因障碍物较多，难以击毙匪徒。战斗到中午，警卫连的迫击炮组支援来了，向匪徒发射了数发炮弹，匪徒逃窜了。

南门和东门的情况相似，炮兵亦去支援。这个人数不多的炮兵班，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匪徒气焰。为了迷惑敌人和增强群众信心，他们不得不随时奔赴东、西、南三门之间

进行炮击。从情报中得知：敌人原认为我城内无炮兵，现在不知炮兵有多少。

迫击炮威慑了敌人，下午，逼近城的匪徒向后撤退。

晚上，匪徒抢劫了固驿镇居民。

2月14日

城北叛匪蛰伏了几天，今天上午突然蜂拥而来，从城北县中校背后城墙的低矮处，猛烈攻城。敌人妄图从这段薄弱处攻进城来。这里是我崃山支队邛江区队部分指战员的防守地段。从1948年起，该部曾多次与郭宝之匪徒及大邑刘文彩地主武装和国民党的保安团队作过较量，机智勇猛，枪法娴熟，战斗力强，有较多的战斗经验。因其如此，故担负起此段城防要地。敌人借火力掩护展开进攻时，我部没有马上还击，待到敌人涉过护城沟，正竖竹梯待要爬上城墙时，我以密集的火力，铺天盖地地向敌人射去，枪弹齐鸣，火光冲天，匪徒呼天叫娘仓皇退走，并在城墙下丢了血肉模糊的三具尸首。

与此同时，有三个亡命之徒，从文脉堰的入城水洞中，穿越城墙，从善恶坝的水洞出口处冒出头来，为首一个，当即被击毙，其余的两个，束手被擒。

这是叛匪采取的一次所谓“两面夹攻”的战术。在不到一小时内，即被我城防战士英勇扑灭了。

下午4时后，叛匪又一次以密集火力向他们丢下尸首之处射来，但不敢向前推进。他们时疏时密地打了半个小时后，才见四五个手提短枪的匪徒在火力掩护下，向尸首处边跑边躲地前进，刚接近壕沟时，我方又一排机枪和步枪猛烈射击，敌人惊慌速逃。少顷，匪首大呼：“拿不回来算了！”枪声顿熄。方知是敌人欲将尸首抢回，因遭我方猛击，悻悻地溃退了。

将晚，何砚耕同志来到东门城楼，见着我说：“明晨3至



6点，将有解放大军到来，联络信号是解放军鸣号，我方鸣锣。认识符号是解放军有帽徽胸章，我方是左臂束白帕。我方由你联系指挥，切记勿忘。”

我问：“电台通了吗？”他说：“几天来长话不通，是叛匪破坏了线路，无线电台又传呼不出，县领导长坐机旁，下午电台才通了。上面将速派部队来邛，要我奋力坚守。你要保密。”

几天来的坚守奋战，昼夜巡防，带来的疲劳顿消，我立即下了东门城楼速去准备联络工具。

2月15日

凌晨4时左右，东门外的公路上车声隆隆，一条忽明忽暗的灯光向东门移动，20多辆汽车缓缓向北门开来。我们在东门城楼上都看得一清二楚。估计是解放军部队到了。随即大家左臂戴上白帕，我即鸣锣报讯联络，每次敲锣，都没有听到对方回答的号音。便继续敲锣，随带几个战士向北门而去。

到了北门城楼不久，天已微明。城楼下传来呼叫声：“楼上有人没有？谁在守城？请开城！”守城战士向下看去，人影模糊，隐约可见尽是短装。问我咋办。我说：“稍等天明，再鸣锣试试。”又敲锣，又无回音。

停顿一阵，城下已渐能看清了。尽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又再急喊开城。我说：“开城！只开一线，让我出城联系。”

城门开，我侧身出去，一个人突然上前抓着我的左臂急问：“城上是土匪？”我说：“不是，是游击队。”他说：“走！到车队去，给我们带路进城。”我问：“进哪个门？”他说：“到车队再说。”到了车队，一个军官急问我：“你是何人？”我答：“游击队长。”他问：“进城走哪个门？”我答：“东门好进。”他又问：“为何好进？”我说：“东门是我部守城。”他说：“那就进东门。”



我到邛大、成邛公路交叉处，刚乘上为首的汽车，敬亭校对面的民房里突然跑出很多匪徒，开枪向后尾的汽车袭击。车上战士急速跳下，向叛匪回击。匪徒慌忙向宝林方向逃去，解放军战士猛打猛追，追过邛雅公路时，指挥员命令勿追，整装进城。到达东门，我喊开了城门。

长长的车队，满载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缓缓地驰进城中。

下午，十八军五十四师一六一团六连增援部队来到西门，与叶瑞廷匪部展开了激战，六连在城楼上架起了无后坐力炮，瞄准了目标，几发炮弹，将敌阵摧毁，活捉匪徒 15 名，缴获机枪两挺、步枪 13 支。

2月 16 日

今天是农历腊月三十，是习惯的团圆过大年。早饭后即再次通知全城居民：新年已到，我大军守城，确保大家安全，可吃好耍好，绝不准燃放烟花爆竹，以免混淆不清，使敌人有机可乘。

正月初一和腊月三十是年头年尾，是千百年来群众最忌讳伤亡、蚀财的日子。对于叛匪说来也是极为忌讳的。因为叛匪首领绝大多数是封建袍哥、土匪头子，而众多匪徒也是胁从无知的农民，因此，城外城内平静如常。

午后，解放军五十四师一六一团和一六〇团几位团、营首长约见守城的游击队指挥员，边走边谈，巡视了防地，我们也汇报了敌情。绕城一周后，临别时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回营后，即派队伍来接防，我们的队伍上城进入一个阵地后，你们即撤下一个阵地休整。我们在全城上阵以后，你们即全部撤下休整。”

入夜，双方全部交接完毕。



屈指算来，我们刚好凭城固守七天七夜。

.....

2月28日

从城墙上撤下来，经休整后，我守城的大多数指战员，正式归入了县警卫营（公安队）的编制。崃山支队留下的政工人和直属大队的部分指挥员，以崃山支队司令部的名义驻守南街的四川省银行内。

午夜，我睡得正酣，两个站岗的游击战士，急促地把我叫醒。他们身后随行着几个解放军，急说：“队长，给我们几个向导。”我问：“要熟悉什么地方的人？”解放军说：“西门外对河一带的。”

我在队员中挑选了四人，随解放军去。

拂晓，西门外喻坎至白塘井一带，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直至天明。

中午，四个向导回来汇报说：今天的仗打得好安逸啊。我们给十八军五十四师一六〇团二营带路，在喻坎、白塘井一带将叛匪住房团团围住，解放军先以手榴弹不断地向叛匪住房内掷去，敌人在梦中惊醒，解放军破门而入，以冲锋枪密扫，又以手榴弹掷入匪徒睡房，一房屋的叛匪被炸得血肉横飞，很多匪徒还没穿上裤子就被炸死了。因匪首怕匪徒逃跑，都叫他们赤身裸体地睡觉。有些匪徒光着屁股就与解放军顽抗。那些房屋尽是泥砖墙，双方打得好激烈哦！天亮时，解放军已牺牲了10多人。随后，解放军用无后坐力炮摧毁了三个大院，用机枪、手榴弹密射。当场打死了匪支队长孔见明和五六十名叛匪，活捉了130多名匪徒。匪支队参谋长陶显名受伤被俘，带伤的不知有多少。

傍晚，又得情报：今天早晨这仗，把大兴乡和西河乡的匪



徒基本上歼灭了。中兴、马湖两乡的匪徒闻风逃窜。

这一仗，解除了邛城之围，平叛由守转攻。

（此文写于1992年6月）



## 西干校在邛崃被困 60 天

□钟铭祥

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西南的形势下，为了解决当时西康省干部奇缺的困难，中共西康区党委决定办一所短期政治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1950 年 2 月，1000 多名在成都招收的学员向西康进发，途经邛崃县的时候，遭到国民党特务、溃军和当地叛乱匪特的袭击，入邛城后又被叛匪围困。在中共邛崃县委和人民政府的支持援助下，学员们就地学习。在整整 60 天的时间里，经受了血的洗礼、苦难的磨炼和革命启蒙教育。后来，这批学员大都成为西康省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骨干。

### 踏上征程

1950 年 2 月 8 日，天气晴朗，晨曦刚露，成都武侯祠大门对面的公路上已逶迤停着 38 辆三马大车。西干校的学员一队队身背行李、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从华西坝方向走来。一个个有秩序地将行李放在车上，然后按班纵队集合在武侯祠大门